

学林

◀ (上接 11 版)

Hip, hip, Hurrah (three times).

1923 年，沪江大学教授安德生(Elam J. Anderson)编选的《中外学校唱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有这首复旦校歌的五线谱，注明调寄“Wake, Freshman, Wake”。此曲原系美国耶鲁大学的传统歌曲,1913 年起担任复旦校长的李登辉即毕业于耶鲁。书中还录有一首复旦的“Senior Farewell Song”,出自 1922 年的《复旦年刊》，为“一九二二年级级歌”之一。这首毕业歌采用的曲调是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德国爱国歌曲“Die Wacht am Rhein”(《莱茵河卫士》)。自 1881 年毕业典礼起在耶鲁校内传唱至今的“Bright College Years”也是用这一旋律填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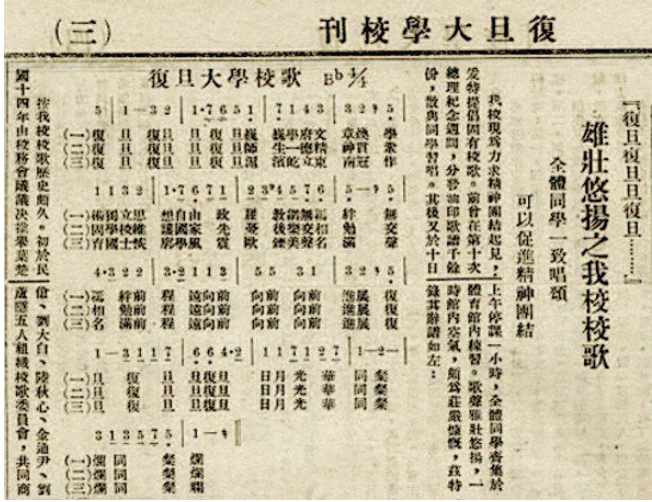
1926 年 7 月的《复旦丙寅年鉴》校歌一栏刊登了刘大白的《复旦大学校歌》，未署作者，并有一首也没有署名的《复旦二十周年纪念歌》，或许亦出自刘大白之手。这首歌词与《复旦大学校歌》同为三段,长短韵脚也相仿,当可用同一曲调演唱，但年刊未载曲谱。据《申报》报道,1926 年 6 月 5 日在江湾复旦大学部的廿周年纪念会上有“全体学生唱国歌校歌”，6 月 26 日徐家汇的复旦中学部举办游艺大会，日程包括“国歌、校歌、纪念歌”一项。所唱的纪念歌,应即《复旦二十周年纪念歌》。兹录第一段：

复旦复旦旦复旦，
如人二十年方冠。
往事溯从前，从前：
经营惨淡，缔造艰难，
始基树立仗群贤；
才有而今，青年复旦。
青年复旦复旦旦复旦，
廿年复旦，万年复旦！

因时局动荡,1927 年起复旦年刊中断。1920 年代末期复旦的其他出版物也没有再刊出校歌。1930 年 5 月 20 日,由复旦新闻学系学生主编的《复旦五日报》发表在校生陈传钢的文章《校歌？》，文中写到参加活动时听其他学校的学生高唱校歌，而复旦学生“除了叫 Three Cheers for Fuh Tan,或唱一些什么英文歌曲以外,简直无可表现我们复旦的精神”。复旦有过校歌,但“不知怎样无形的废了”。“去年上学期酝酿了好久的校歌改良运动,当时有人主张请陈望道先生作歌，丰子恺先生作谱，但是后来这种运动就昙花一现，无形消沉了，一直到现在,复旦的校歌仍然地是没有”，故而呼吁校方改良校歌，“以便在下学期念五周年纪念时充分地表现下子我们复旦精神和光荣”。刘大

▶ 1930 年《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的校歌

▼ 1931 年 11 月 15 日《复旦大学校刊》116 期报道校歌



白撰写的《复旦大学校歌》热情赞美了复旦的地位和前景,从文学角度也堪称佳构,词中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如今已成为阐释复旦精神的名句,很难想象学生竟要求换人重写。更可能的情况是,1926 年校庆活动过后,这首歌没有在校中流传,以致后来的学生并不清楚。刘大白 1927 年离开复旦,由陈望道继任国文科主任。丰子恺曾在复旦中学兼课,讲授音乐原理。两人都是重制校歌容易想到的人选。但这只是学生提出的意向,并未实施。1930 年的《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旋即于 6 月出版,卷首重新收录了刘大白撰词的复旦校歌，配有五线谱,为降 B 大调四部和声的进行曲。10 月 17 日，复旦举行隆重的廿五周年纪念典礼，同时还编印了《复旦大学念五周年纪念册》，其中也刊有这份校歌曲谱。

《复旦五日报》1931 年 2 月改为周刊《复旦大学校刊》继续出版。1931 年 11 月 15 日,《复旦大学校刊》116 期报道了校中教唱校歌的情形,也介绍了校歌的历史：

我校现为力求精神团结起见,爰特提倡固有校歌。前曾在第十次总理纪念周间,分发油印歌谱千余份,散与同学习唱。其后又于十日上午停课一小时，全体同学齐集于体育馆内练习。……

按我校校歌历史颇久。初于

民国十四年由校务会议议决推举叶楚伦、刘大白、陆秋心、金通尹、刘芦隐五人组织校歌委员会，共同商定原则。旋复公推刘大白先生撰词。厥后，因革命军兴,学校因时局关系,稍形停顿,校歌乃渐不为人注重。最近学校当局鉴于校歌为一校精神所寄托，用特重新提倡，务使全校师生，金能歌唱，借使心弦共鸣，精神团结益坚,其用心亦良苦矣。《雄壮悠扬之我校校歌》

文中附有校歌的单声部简谱，旋律与 1930 年纪念册上相同。几处歌谱均未标明,原曲实为 1815 年尼德兰联合王国成立时制定的国歌“Wien Neerlands Bloed”(一译《谁脉中流着荷兰血》)，由德裔音乐家维尔姆斯(Johann Wilhelm Wilms)作曲。1926 年，中华书局刊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王光祈撰写的《各国国歌评述》，书中录有这首国歌的曲谱和第一段歌词的译文,首句译作“凡脉中若含荷兰血”。这首尼德兰王国的国歌曾于 1898 年修改歌词,1932 年停用,改用 16 世纪创作的《威廉颂》至今。从 1930 年和 1931 年复旦校方印制的歌谱来看,复旦廿周年纪念时演唱的校歌用的是节拍恰能与歌词相合的现成曲调。若确如陈于德所说,丰子恺在廿周年校庆前夕“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他所做的工作也只是挑选了一首适于改编的歌曲,并非原创。不过,当时的复旦师生或

许还不清楚这一点。

这一版校歌几年后又被弃用，另谱新曲。1934 年 4 月 23 日,《复旦大学校刊》172 期报道,复旦高中部(原为复旦大学预科,1932 年改称江湾高中部,1934 年 9 月改为复旦高级中学)正在学唱新版校歌：“本校校歌,自改谱以来,唱时颇感困难，且高中同学练习时间极少,以致每次举行集会时，对于校歌一节,殊少精采。殷主任(殷以文)有鉴于斯，特定每次纪念周练习,并在大礼堂悬挂校歌以资醒目,并便练习云。”(《附中努力发展》)1934 年 6 月 18 日,复旦举办“校歌竞唱”，大学部、高中部、附中、实中(复旦实验中学,1925 年建校时为复旦心理学院附属的中学)的学生各自组队参加。时值期末,校刊休刊,当月出版的《复旦同学会会刊》3 卷 9 期载有这一校闻,并有新版校歌的单声部简谱,写为 C 调。同年 12 月编辑的《复旦大学民国念三年冬季毕业纪念刊》收录了新版校歌的五线谱，为降 A 大调四部合唱。这一曲谱即是此后通行的版本。由于乐谱上没有署明作者,在当时便有误传。1931 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的杜绍文在校期间曾任校刊编辑,此后又主编过同学会会刊,熟知校情,但竟张冠李戴。1935 年 6 月,杜绍文在《复旦同学会会刊》4 卷 9 期上撰有一篇《谈复旦出版物》，以亲历者口吻称校歌为 1930 年傅东华所撰,言之凿凿：“当傅东华教授奉李校长命谱这条校歌时，我那时尚未离开复旦,傅先生曾一度出示他拟议的草稿,全文共分三大段,是应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而作的。”

校歌重新谱曲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复旦校刊、同学会会刊以及校中其他出版物都没有说明,曲作者已无从查考。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1934 年春季

学期，复旦高中部增设了“乐歌”，请来一位年轻教师担任指导,即日后卓有成就的作曲家陈歌辛（见《蓬勃之高中部》,载 1934 年 3 月 12 日《复旦大学校刊》167 期）。当年秋,复旦高中将音乐课设为必修,仍聘陈歌辛教授。校歌改谱,大约也正在他到复旦前后。

即便新版校歌的曲作者无法确知，也可判断不太可能是丰子恺。1930 年 2 月,丰子恺在母亲去世后辞去教职,一度迁居嘉兴。1932 年秋,他在故乡崇德县石门湾新建一座“缘缘堂”,携全家回乡定居，专心从事著述(见《1937 年 9 月丰子恺致钟器信》中所附自传)。1934 年时,他已离开上海,与复旦亦无交集。另一方面,他主要致力于绘画,本身并不擅长音乐创作。1915 至 1919 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由李叔同教授音乐,学过风琴演奏,1921 年留日期间又曾学提琴。但他练器乐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学习作曲。他编撰的《音乐的常识》(1925)、《音乐入门》(1926)、《音乐初步》(1930)、《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等均属介绍基本乐理和乐史知识的普及读物，很多内容是对外国同类书籍的编译。

2010 年出版的吴浩然编《丰子恺诗词选》列有“歌曲配词”专辑,共计 16 首。这组歌词 2014 年又收入陈建军主编的《子恺诗词》。16 首歌曲中,根据李叔同《送别》所用曲调重填词的《游春》和编译的《夏天最后的玫瑰》,以及《广西全县国民中学校歌》都是外国曲。《夜景》《怀友》《长城》《五月之歌》《送别》《风箏》和《浩歌》选自丰子恺与立达学园钢琴课教师裘梦痕合编、

(下转 13 版) ▶

◀ 1934 年 12 月《复旦大学民国念三年冬季毕业纪念刊》的校歌



▶ 陈歌辛

